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六十六回 尖嘴監打還傷臂 狠心賠酒又捱椎

事凡已甚，便不可為；可為已甚，仲尼其誰？希陳已甚，明苦暗虧；茂實已甚，一頓奉椎。事凡已甚，故不可為；必為已甚，後悔難追。

卻說狄希陳得了那套顧繡衣裳，獻與素姐，看得中意，嚴厲中寓著溫旨，狄希陳就如奉了欽獎也沒有這般榮耀。感激那張茂實不啻重生父母，再養爺娘！心裡想道：「張茂實娘子智姐真真的天下也沒有這樣好人！前日吃了我的捉弄，受了一場橫虧，沒奈何往他手裡『飯店回蔥』，若是換了第二個不好的人，乘著這個機會正好報仇個不了，他卻一些也不記恨，將自己揀來下禮的衣裳慨然回了與我。這段高情真是感深肺腑！」火急般糶了十六石絕細的稻米，得了三十二兩銀子，足數足色，高高的兌了二十二兩紋銀，用紙包了，自己拿到張茂實南京鋪內。張茂實和李旺都作了揖，讓狄希陳在店前凳上坐了。

張茂實問道：「前日那套衣服中得狄大嫂意麼？狄大嫂性兒可是有些難招架哩！」狄希陳道：「說不盡！得了張大哥的玉成，李哥的攛掇，完了這件事，可是感激不盡！若不是以心相照的兄弟，誰肯把這千鄉百里自己緊用的衣服回了與我？李哥，你把天平取過來我使使。」李旺端過天平。狄希陳將二十兩合二兩的兩個法馬放在天平一頭，從袖中取出那封銀來，解開，放在天平一頭，將天平兩頭穩了一穩，用小牛角椎敲了兩敲，高高的銀比法馬還偏的一針，將銀倒在紙上，雙手遞到張茂實跟前。

張茂實道：「狄大哥，你原來為人這門小氣；這能有多大點子東西，我就送不起這套衣裳與大嫂穿麼？那裡放著我收這銀子？你就要還我，遲十朝半月何妨？為甚麼這們忙劫劫還不及的？這銀子也還多著五錢哩。我收了原價也還不該哩，沒的好收利錢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這衣裳會自家走？不用盤纏麼？這五錢銀只當是加上的盤纏。」李旺道：「相厚的弟兄，那論的這個？若要丁一卯二的算計起來，這二十一兩多的本兒，待了這兩個月，走了這二千里路，極少也賺他八九兩銀子哩，沒的這也好合狄大哥說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是呀！我就沒想到這裡，我還補上。」張茂實道：「你別聽李哥的話。這原本我還不肯正收哩，再講利錢！」李旺道：「狄大哥他也不消再補利錢，看來張大哥也不好收。張大哥拿銀子糶不出大米來哩，狄大哥府上極細的大米，也照著下來的數兒，糶幾石與張大哥，就彼此都有情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李哥說的有理。我就奉送。」

三人說了一大會話，狄希陳辭了回家。果然送了大門兩石細米馱到張茂實家，張茂實稱了三兩六錢銀子，虛點了一槍，狄希陳再三不受，止說的一聲「多謝，容補」，罷了。張茂實合李旺做了一路，將五六兩的一套裙衫，多得了三四倍的利息，你不感激他，倒罵了許多「呆扶養的」。

再說素姐，懺悔了鷹神以後，又得了一套心滿意足的衣裳，果然看待那狄希陳十分裡面好了有一二分的光景，平日間那許多的非刑也都不大用了。這狄希陳若從此自己拿出那做男子的體段，不要在他面前放僻邪侈，卻不也就漸次收了他的野心？爭奈這樣混帳戴綠頭巾的漢子，沒等那老婆與他一點好氣，便就在他面前爭妍取憐，外邊行事漸次就要放肆。

張茂實將一套衣裳用計多賣了二十兩銀，他又為這件衣裳說了無限的大虧，其實也該將就他罷了；只為他令正吃了虧，報怨不了，在那白雲湖岸亭子裡邊設了一席齊整酒肴，請狄希陳吃酒，說是為他送了大米，謝他的厚情，叫了一個美妓小嬌春陪酒。

這狄希陳若是知回背的人，曉的自己娘子的心性：凡在人家吃酒，惟恐有妓女引誘他的丈夫，把那跟隨的人問了又問，還要不信，必竟還差了那小玉蘭假說送衣裳、要鑰匙，連看一兩次方罷。你看見有妓女在坐，你只該慌忙領他兩杯，托了事故走得回家。他若不肯放你，你得空子逃席，也是該的。誰知這狄希陳的流和心性，一見個油木梳紅裙粉面的東西，就如螞蝗見血相似，甚麼是肯開交？張茂實合李旺更又有心捉弄，把小嬌春故意的讓在上面，與狄希陳並肩坐了。狄希陳不知張茂實用的是計，合小嬌春手舞足蹈，不亦樂乎。

飲到酣暢時節，素姐曉得酒席在湖亭，張茂實平素又是個風飄子弟，必定席上有妓；差了小玉蘭，只說家中尋衣櫥的鑰匙不見，叫他去尋。小玉蘭走到席間，正見狄希陳在那裡與小嬌春猜拳賭酒。狄希陳抬起頭來，看見小玉蘭來到，就如那賊徒見了番快，也不必如此著忙。不由得迎出席前問道：「你因甚事尋到這裡？」小玉蘭道：「姑娘要緊開那衣櫥，尋不見了鑰匙，特差我來要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總裡鑰匙都在一個包內，放在抽鬥裡邊，你回去說知就是。」又把小玉蘭拉到個背淨去處，再三囑付：「你到家中，對了姑娘切忌不可說這裡有個女人！你如不說，我任憑你做下甚麼不是，我自己也不打你，我也不合你姑娘說，我吩咐狄周媳婦廚房與你肉菜吃，你長大出嫁的時節，我與你打簪環，做鋪蓋，買梳頭匣子，我當自家閨女一般，接三換九；養活下孩子，我當自家外甥似的疼他，與你送粥米，替你孩子做毛衫。你要不聽我說，學的叫你姑娘知道，他要打我一下子，我背地裡必定打你兩下。我死，你也活不成！我就叫你姑一頓打殺了，還有你爺爺問你討命哩！——再不，我合那頭薛奶奶說。你忘了那一遭為你說舌頭差一點兒沒打殺呀？」

狄希陳合小玉蘭說話，不防張茂實逼在牆角裡聽，猛可的說道：「狄大哥，你既叫這孩子替你瞞藏，你陪個軟兒及他才是，你可降著唬唬他！」又說：「你到家對你姑說，這是我的婊子，與你姑夫不相干。休要叫你姑吃醋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張大爺哄你哩，你到家連你張大爺的這話也別說。」又自己到席上取了些果子點心，放在玉蘭袖內。

小素姐的家法，只是狄希陳沒有耳性，好了創口忘了疼的；那小玉蘭是領熟了他大教的，敢在他手裡支吾麼？你就響許他萬兩黃金，他也只是性命要緊；你就唬他，背後要打他，也只怕那現打不賒，落得騙了些果子吃在肚裡，且又做了行財買免的供招。

進的門，見了素姐，學說：「我到了那裡，亭子上擺著一桌酒，張大爺還合一個大高鼻樑的漢子——我不認的他，又有一個穿水紅衫子老婆，合俺姑夫在上面一溜家坐著，合姑夫猜枚。姑夫見我進去，問我是做甚麼。我說：『俺姑待開衣廚，尋不見鑰匙，叫我來要哩。』姑夫說：『鑰匙包子在抽鬥裡，不是麼？』把我叫到背地裡囑付，叫別合姑說有老婆。」將那狄希陳吩咐的話學了個通前徹後，一字不留。把個素姐氣的過耳撻腮，椎胸跺腳，發放小玉蘭，叫他疾忙回去，叫狄希陳即刻流水回來：「若稍遲一刻的工夫，我自己跑到那裡砸了傢伙，掀了桌子不算，我把一伙子忘八淫婦，我叫他都活不成！」

小玉蘭哭喪著臉，走到湖亭席上，狄希陳唬得魂飛天外，張茂實以為中計歡欣。小玉蘭說道：「抽鬥裡沒有鑰匙，叫姑夫快往家裡自己尋去哩。」狄希陳唬的個臉彈子發白的通長沒了人色，忘了作別，披著衣裳，往外飛跑。張茂實趕上，死拖活拽的說道：「好狄大哥，怎麼就上門子怪人？雖是做的菜不中吃，酒又不好，可也是小弟的一點敬心。粗飯也沒上了，這粗妓也還沒奉陪一陪。」李旺又在旁著實挽留。

狄希陳在外一邊掙，一邊說道：「二位哥體量我，到家就來。要扯了謊，就是個禽獸畜生！」張茂實只是扯住不放。狄希陳道：「張大哥，你請我是好，你這不是安心害我哩！」惹的那妓者小嬌春呱呱的大笑，說道：「你二位叫我不省的；那客極的這們等的，放他去也罷了，主人家只是不放；其實主人家既是這們苦留，做客的就住下再吃三鐘，這都沒有妨礙。不知怎麼客只待去，主人家只待留，這就叫我不省的了。」

小玉蘭見張茂實只是拉著狄希陳不放，就擦眼抹淚的哭道：「你放了俺姑夫去罷，是你的便宜。俺姑說來，要去的遲了，俺姑自己來哩，打了傢伙，掀了桌子，還叫你淫婦忘人都活不成哩！」狄希陳聽見這話，越發往外死掙，口裡只說：「你是張叔！張大爺！張爺爺！張祖宗！可憐見，你只當放生罷！你就不怕傷陰鷲麼？」張茂實還扯著胳膊不放。狄希陳看見旁裡一個割草的小廝，腰裡插著一張鐮，拱倒腰，綽在手裡，口裡說：「罷，罷！我卸下這只胳膊給你，我去罷！」拿起來只一割。虧不盡穿著一領白綢褂子，袖子虛空著，沒曾著肉，止割破了袖子，胳膊割了一道深口，沒曾卸的下來，從袖中鮮血直流。張茂實方才放手。

狄希陳及至到家，渾身上下通是染了個血人。素姐見了這等形狀，也未免把那算計酷打的心腸去了一半，小玉蘭又把那狄希陳

這樣往外掙，張茂實怎樣拉著不放，狄希陳著極奪鏟砍胳膊說了一遍。素姐不聽便罷，聽了，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拉過一條裙子穿上，腰裡拽著個棒椎，就往外跑，小玉蘭後頭跟著也跑。調羹從廚房裡看見素姐凶凶的往外去，正不知是何頭路，急著人尋了狄員外來家，說知素姐飛奔往外去了，不知何故；又到狄希陳房裡，見狄希陳使血染了個紅人，知是胳膊受傷，慌亂著尋陳石灰合柳絮，明府骨頭，與他搽敷。

再說張茂實放的狄希陳去了，合李旺、小嬌春笑說：「這計何如？尖嘴小廝，做弄的我差一點兒沒把俺婆子打殺，叫我丈母當日打了一頓。做弄叫他婆子打了第二頓，坐軟牢，丟了百五十兩銀子不算，這會說書，渾深又是一頓好打。」小嬌春道：「嗔道叫我說，怎麼來，極的他這們等的，你只是不放？原來是用的計麼？」張茂實道：「不是為計，我舍錢請他哩！且叫他這會子家裡受罪，咱三個且這裡自在吃酒。」

正在得意之際，只見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婦，穿著家常衣服，雄赳赳的走進亭來。眾人也不料就是素姐，各人彼此相看。素姐走到跟前，把桌子一掀，連碗掀在地上，跌得稀泥爛醬，一隻手扯住張茂實的褲腰，從自己腰裡扯出那拽著的棒椎，照張茂實身上你看那兩點兒似的打。張茂實使手招了一招，劈指頭一下，打的五個指頭即時腫的象了鼓椎。

張茂實道：「了不的！通沒王法了！你是誰家的老婆，平白來這裡打人？」素姐再不答應，只是輪椎。李旺起先還向前來勸，後來說道：「這不是別人，一定就是狄大嫂。」素姐才說：「忘八淫婦們！你早認的我好來！你攢謀殺了我漢子，還敢在這裡吃酒！俺漢子已是斷了氣了！」張茂實死掙不脫，李旺合小嬌春聽見狄希陳死了，只是當真，奪門就跑。素姐攔著門，說：「忘八淫婦！謀殺了人，你往那去！我待饒那一個哩！」李旺空大著個鼻子，雄赳赳的個歪人，見了素姐這們丟丟秀秀的美婦，李旺，李旺，把那平日的旺氣不知往那裡去了！東看西看，無門可出，只有亭後一個開窗，得了個空子，猛可的一跳，金命水命，就跳在湖中，踏猛子赴水逃走。小嬌春也只得跳在湖裡逃命，可只不會赴水，汨沒得象個覺雛一般。

張茂實挨著打，口裡只管說道：「好狄大嫂！你怎麼來？你打世人哩麼，打的沒點情分？」素姐說：「賊砍頭的！我合你不是世人是甚麼？」張茂實道：「好狄大嫂！咱倒的同不的世人，我千山萬水捎的心愛衣裳，狄大哥說聲瘦子要，我雙手就送；我將酒請人，並無惡意；這小嬌春是我相處的，你那裡放著只管打我？我合狄大哥是同窗，我大起他，還是你大伯人家哩。」

張茂實口裡似救月一般，素姐那裡肯放！張茂實左架右招，素姐東打西椎。幸得李旺赴水上崖，濕的身上就如冒雨寒雞，跑到張茂實家怪叫喊道：「張大嫂，你還不快著去哩！狄大官娘子待中把張大哥使棒椎打殺呀！我赴水逃命來了！」

智姐聽說丈夫被人使棒椎痛打，還那裡顧的甚麼體面！飛奔也似的奔到湖亭，正見素姐行兇，張茂實受痛。智姐罵道：「賊砍頭的！我說的話你白當不聽！我這們再三的說，凡事別要太過，已是夠他的了，你拿著我的話當狗臭屁，可吃他這們場虧！這可是為甚麼，使了錢又受疼呀？沒的一個老婆，你就招架不住他麼？叫他象拿雞似的！」智姐往素姐手裡奪那棒椎，那裡奪的下！拍他那裡扯著褲腰的手，那裡拍得開！智姐極了，把張茂實的一條白單褲盡力往下一頓，從腰裡扯下來，露出那一根三寸長、虎口粗、軟丟■一根大吊，東搖西擺。素姐只得放了手，用袖遮了臉，一直的才出湖亭去了。

張茂實見素姐去的漸遠，方敢罵道：「你看這惡私科子浪淫婦麼！打我這們一頓！這不是你這妙計，我還挨他的哩。」智姐說道：「該！該！你往後我凡說甚麼，你還敢不聽麼？」替張茂實戴上巾帽，穿了衣裳。叫人抬了打毀存剩的器皿，央央踉踉的同智姐走了回去。

素姐到家，只見狄希陳正上完了刀創藥，用絹帕裹著，腫的一隻胳膊瓦罐般紅紫。素姐自己把漢子拷賊的一般毒打，他就罷了；見了別人把他的胳膊致得這樣，心中也有些疼痛。家下的都料得他猛熊一般，出去打罵了別人，將這一肚皮惡氣必定要出在狄希陳身上。誰知他便也不曾敲打，只罵道：「你這污膿頭忘八羔子！有本事養老婆，就別要這們害怕，你就來家，我有『長鍋』呼吃了不成？為甚麼對著人家自砍自家的胳膊？你是待形容我那惡處，你做春夢哩！我薛老素不怕人敗壞，我不圖蓋甚麼賢孝牌坊！你問聲，那年張家蓋牌坊，老婆漢子的擠著看，我眼角兒也不看他！你背著我養老婆，天也不容你，神差鬼使的叫你自家砍那手！」

素姐每日咕嚕帶罵絮叨個不了，狄希陳瘡口發的又晝夜叫喚。狄員外尋人看視，百不見好。有人說府城西門外有個艾回子，是極好有名的外科。狄員外封了三兩白金，差人牽了驢子，逕上濟南接他。艾回子推著一把拉著一把的騎著驢子來了，看的狄希陳是房事衝壞了瘡，外頭不收口，只往裡套，務要將外邊死皮用藥蝕去，然後再上細藥生肌。要不早治，這只胳膊都要爛掉。「你沒聽府裡南門上楊參將家一個家人媳婦，原是黃舉人家的丫頭。黃舉人的娘子，病的臨終囑付：『這丫頭服侍了這幾年，好生替我尋主嫁他。』黃舉人依他囑付，許了楊參將的家人，發了他五兩財禮，倒賠送了有十兩多銀子的東西。他嗔黃舉人不留他在房裡，來到楊家，百口良舌，咒罵舊主人家，忽然長起蟻蝨瘡來，消不的兩個月，長對了頭，只是往裡蝕。請我去看，我認的是報應瘡，治不好的，我沒下藥來。果不其然，不消十日，齊割紮的把個頭來爛吊一邊。」

「西門裡頭馬義齋長了對口，也是請我去治。我看了看，我說：『這聲勢大難治呀！我只是破著治治，好了，你是另拾的命；你要不好，也別怨我，另托生托生新鮮。』旁邊火盆上頓著翻滾的水，使筷子夾著棉花，把滾水往上撩，他覺也沒覺。我日夜陪著他，費了有一百日的工夫，已是待中長平口了。」

「那一日家中有件要緊事，我待到家走走，我千萬的囑付；我說：『這瘡只待的半個月就通好了。我的功勞已是有了九分九釐，再得一釐，就是十全的大事完了。我去後，千萬不可行房。要是發了，這瘡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。』我剛只來後，家裡支使著一群大髻頭丫頭，搽胭脂粉，就是一伙子妖精，見我去了，書房裡沒了別人，沒事到那裡晃三回，不送茶也去送茶，不送水也去送水，在那跟前七也斜斜的引逗他。」

「一個少年人，一百多日沒有閒事，又是瘡的火氣助著，把我囑付的話忘在九霄雲外去了，合一個丫頭小玉杏在牀沿上正乾，誰知一個小迎春就是一個劉六劉七的老婆，把那幃屏使簪子紮了個眼，看了個真實不虛，猛可丁的吆喝了一聲：『小玉杏！娘叫你來與爹送茶，叫你來要爹裡麼？』馬義齋沒由分說，上前一手把小迎春拉到牀沿上，復翻身又是一下子。那消一大會子，當時氣咳嗽，即時黑了瘡口，到點燈的時候，長的嫩肉都化了清水，唬的可一替兩替的使人尋我。」

「我那日偏偏的又吃兩杯酒。我只聽見說了一聲叫我，跌了跌腳，說：『可罷了！』正一頭酒的人著了這唬，酒都唬的醒了。流水跑到那裡看了一眼，瘡口象螃蟹似的往外讓沫哩，裂著瓢那大嘴怪哭：『艾哥，你好生救我！我恩有重報！』叫我說：『別說我艾前川手段不濟，只怕就是呂洞賓也要皺眉。我救不得你了，你快著叫人替你預備後事罷！』

「我只剛到家，他那裡張了張口，完事了。我別說費了多少的藥材，只這陪著你待了一百多日，把四下裡的主顧都耽誤了。他那沒天理的老婆，不說自己管家不嚴，叫丫頭送了漢子的命，倒說是我勒索要錢，不與他漢子下藥，耽誤了他漢子的命了！將著一家大小，穿著孝，往我的舖子門首震天震地的哭，一日三遍到舖子門口燒紙送漿水。你說，這惱不殺人麼？」

「你的這瘡明白是刀砍的，敷上刀瘡藥，這們少年血氣旺的人，破著一個月，長得好好的，誰叫你自不謹慎，行了房，把瘡弄得頑了？這要不費百日工夫，這條胳膊就要不姓狄了！」

狄員外聽說，甚是耽心，送了一兩開箱喜錢。那艾前川將瘡用水洗淨，說：「要上加蝕藥，將丁皮腐肉盡數蝕去，方好另上細藥，才好生肌。這敗肉得四五日的工夫方可蝕盡，可是要忍些疼兒。我今日住下，晚上替你敷上蝕藥，再留下兩帖膏藥與你。我明日起早，你著人且送我家去。我安一安家，收拾些藥。——這藥都是貴物，還得到家折損些甚麼才好修合哩。」狄員外道：「這往返一百四五十里地哩，好辛苦走路呀。該用什麼藥，你開出單來，咱叫人府裡買去，家裡我也叫人送糧米去安家。」艾前川道：

「這必定還得自己到家。一應珍珠、冰片、牛黃、狗寶、朝腦、麝香，都是我自己收著，沒教別人經手；這升輕粉、打靈藥、切人參、蒸天麻，都要一副應用的器具哩，這都要費措處，我自己不到家，怎麼成得？脫不了這蝕敗肉還是四五日的工夫。這四五日裡

邊，我到家不都俱各完了？」

狄員外見留他不住，只得許他次早家去。明早起來，打發他吃了飯，備了騾子，叫了覓漢跟著，稱了三兩銀子，叫他自家隨便買藥。他又不肯直捷收去，說道：「不消銀子。這藥就只珍珠是貴藥，我家裡有收著的。新近一個販珍珠的客人來，我換了他有半斤，都是豌豆大滾圓的珠子。這藥使不的二兩多銀就夠了。冰片，咱家裡也有。除了這兩件，別的甚麼黃芪、甘草、芍藥、當歸，那能使幾個錢？咱是一家人，何必論這個？」狄員外道：「雖是家裡有，可也要使錢買，把這銀子收了倒好。」

這艾前川口裡說著推辭的話，已是把銀子袖到袖中去了。狄員外送他上了頭口，說道：「第四日准准的望你來到。」千叮萬囑而別。

狄希陳那日臨睡的時候，艾前川與他洗淨了瘡上了蝕藥，貼了五虎膏。睡到五更，這瘡一步步疼得緊將上來。狄希陳叫他父親與艾前川說知。艾前川道：「這要蝕去敗肉，怎得不疼？我昨日已是說了，這壞了的瘡，叫他起死回生哩。要一點苦也不受，你倒肯呀？」

及至艾前川行後，這瘡一時疼似一時，一刻難挨一刻，疼的發昏致命，噁心眼花，只是願死，再不求生。再要問他聲所以，那裡得個艾前川過到跟前！

疼到半夜，一陣陣只要發昏死去，狄員外只得替他揭了膏藥，用溫湯洗淨，只見那瘡都變了扭黑的顏色，蝕有一指多深，把肉都翻出朝外，漸覺疼稍可忍。

卻說艾前咱以得家內，那裡什麼合藥！拿著那狄家的四兩花銀羅米稱面的快活。跟去的覓漢見他第四日不肯起身，再三央請他，甚麼是肯動！見覓漢催得緊了，方說：「那瘡是個治不好的低物件，我看你家又是個捨不得錢的人家，這瘡難治！我不去了！你牽了騾子去罷。」覓漢道：「好你呀，這是說的甚麼話！你不治。可也早說，怎麼耽擱這幾日？你怎麼就知道俺主人家是個捨不得錢原？俺主人家七十的人了，只有這一個小主人家，甚麼是大事？你要錢，明講！怎麼耽誤著人家的病哩！」

艾前川道：「你要叫我治這個瘡，你流水家去與我二十兩銀！先與我十兩，其餘的十兩立個帖兒，待我治好了謝我。要依我如此，你到家拿了十兩銀和立的帖子來，我就去！要不依我，我就不消來！我待往泰安州燒香去哩！」

覓漢無可奈何，只得牽了騾子獨自回家，將艾前川的說話，一一對狄員外說了。不知狄員外如何措處？其說甚長，再聽後回述說。